

補白中國電影史重要一頁

《湮沒的悲歡——「中聯」「華影」初探》

李香蘭的逝世，讓抗戰期間的中國電影，以至相關的歷史再次浮上水面。關於那個時代的電影，最多人見過的應是電影《色，戒》之中，戲院中有一小段畫面閃過的《博愛》。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大地出現過兩間由日本人操盤成立的電影公司，一間是在東北的滿洲映畫協會——滿映；另一間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接管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的租界後，於一九四二年將當地的十二家電影公司合併而成的中華聯合製片公司，簡稱中聯。之後，中聯又改組、合併成為集製片、發行、放映於一身的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是為華影。

文：行光

因為是敵偽政權的企業，兩間一南一北的電影公司戰後多年來都極少被國人論及。其中由日本人全面操縱，日本導演直接執導劇情片的滿映，二十多年前有一本專著《滿映——國策電影面面觀》（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戰後滿映的設施和人員被歸入關東的八路軍人員接收，成為後來長春電影廠的基礎，有不少日本電影人更是參與工作或留任顧問至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這段歷史，更讓他們在中國電影博物館的常設展中佔一席之地。相反，中國電影人在創作上主導的中聯、華影，多年來因為種種原因乏人問津，雖然偶有著作提出或反或正的評價，但要等到香港中華書局最新出版，林暢編著的《湮沒的悲歡——「中聯」「華影」初探》，才算是有了專門探討這間公司的中文專著，讓這段幾乎被人遺忘的電影史有了重新審視的機會。

川喜多長政與張善琨

談中聯、華影不能不由川喜多長政和張善琨兩個電影界的傳奇人物說起。日本人川喜多長政，其父親為日本陸軍軍官，被前滿清政府聘為陸軍大學堂的教官，和多數出任類似職位的日本軍人之後變成侵華的智囊不同，川喜多的父親因為熱心教育中國軍人，提供日本機密材料作為教材，因而死在日本軍人槍下。因為這段歷史，令川喜多對中國有了特別感情，青年時放棄升讀東京大學而留學北京大學，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三十年代，他是日本最重要的電影商人，引進了大批法德兩國的重要作品到日本。因為這雙重背景，他被日本軍方挑選為對華電影工作的負責人。

而張善琨則是當時上海的著名娛樂商人，以擅於廣告宣傳，捕捉市場風向而見稱。抗戰前，他投資馬徐維邦導演的《夜半歌聲》，以電影「嚇死人」作為宣傳噱頭，大收旺場，為人津津樂道。抗戰爆發，上海進入孤島時期後，他從香港請來女星陳雲裳，拍攝了古裝片《木蘭從軍》，以古論今的題材大受歡迎，引發了一時的古裝片潮流。就是這部《木蘭從軍》，開啓了川喜多和張善琨兩人的合作。當時川喜多在上海成立中華電影公司，需要和中國電影人合作，尋找可以上映的中國電影。他選中第一部在淪陷區和日本發行的中國電影就是《木蘭從軍》。這部明顯有反抗侵略色彩的電影在淪陷區，以至日本本土上映，就連身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感到不可思議。就是從這次「不可思議」的事件開始，兩人開始了電影事業的合作。

《湮沒的悲歡》一書整合了相關人士的回憶、訪談，重構兩人合作的前因後果。相對容易處理的是川喜多長政的部分，除了本人留下的回憶文章，當時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的日本人，軍方和民間的人士都留下著作，對當時的情況留下了諸多的見證。於是到底《木蘭從軍》是如何通過日本當局的審查而上映等問題，有了相當清晰的答案。相反，張善琨的部分則還留有疑點，其中一個關鍵是一九四二年租界淪陷後，張善琨到底是否應國民政府的指示留下來和日本人合作，避免電影工業完全被日本人操縱。換句話說，就是他到底是否「無間道」？戰後，國民政府為什麼又反臉不認帳？我們知道，當時這類「無間道」是存在的，其中最知名



▲首本以中聯、華影為題的《湮沒的悲歡——「中聯」「華影」電影初探》



▲拍攝《紅樓夢》現場，岩崎昶（右起）、導演卜萬蒼、川喜多長政、川喜多和子、川喜多夫人、袁美雲、周璇和張帆拍照留念

▲華影的官方雜誌《上海影壇》



▲中聯的官方雜誌《新影壇》



▲中國電影傳奇人物張善琨



▲曾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日本電影人川喜多長政（左）和夫人

的例子如唐生明。不過，本書的幾位作者雖然採用了諸多當事人的回憶，像張善琨夫人董月娟，當時中聯、華影的創作骨幹朱石麟、岳楓、舒適等，都支持這個說法，但都沒有給出一個肯定的結論。這個現象，除了缺乏正式文件的支持，恐怕和張善琨的政治立場敏感，大家不敢妄下定論有關。

其實，《湮沒的悲歡》一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不在於兩位傳奇人物的研究，而是對當時中聯、華影作品的分析評論。雖然拍攝了一百五十多部作品，但今天觀眾可以見到的中聯、華影電影極之有限，除了前面提到的《博愛》，坊間有卜萬蒼導演的《紅樓夢》、馬徐維邦導演的《秋海棠》等幾部作品的影碟，其他如有李香蘭參演的《萬世流芳》、聲名狼藉的漢奸電影《春江遺恨》等，都極少人有緣得睹，更不要說其他沒有話題的娛樂電影。而本書的幾位作者，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看了大量當時的電影，可以從作品分析的角度，探討當時幾部重要電影如《博愛》、《萬世流芳》、《春江遺恨》、《萬紫千紅》、《紅樓夢》等片的創作背景和藝術成就。而更重要的是，還闡述了當時的主力

導演朱石麟、岳楓、馬徐維邦、方沛霖等的作品成就和創作經驗，尤其是重點討論了當時電影音樂和歌舞片的探索。

大師確立風格時期

因為資源和人力的高度集中，中聯、華影電影的製作水準，比起之前後頗長一段時間的其他中國電影都要高，像方沛霖的歌舞片，從筆者有所見，中聯、華影時期的出品，就比之後在香港拍攝的來得圓熟和製作精良。同一時間，又是朱石麟、岳楓等電影大師確立自己風格的重要階段，缺乏對他們這個階段創作的認識，就難給出一個整全的評價。而朱石麟、岳楓等人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不論是為進步電影機構，還是邵氏等公司拍片，都不時回到過去，重拍中聯、華影時期的電影故事。所以，對這一段歷史的認識，除了是補白中國電影史，也是對香港電影的前世今生有更好的認識。說到底，支撐起五十年代香港國語片的台前幕後電影人，不少都是中聯、華影的舊人。若不是因為這段難以說清的歷史，他們在四十年代後期末



▲李香蘭（左）主演的《萬世流芳》



▲明顯有着反抗侵略色彩的《木蘭從軍》
▲方沛霖導演，陶秦編劇，李麗華主演的《萬紫千紅》

「拔尖」對行業存亡不是最重要



影視行

影視行

上周某天跟一名導演、一名編劇一起評審某大學電影系課程的同學作品。他們的作品都以概念方式、文字模式，加以現場的解說和演繹，務求令評審員知道項目的內容和意念的表達方式。結果是優質作品不多，平凡作品太多，令大家氣餒。

導演、編劇和筆者（電影監製）覺得學院的課程似乎跟我們工業的運作有所不同，導師認為可行的，業界人士卻不以為然，我們之間肯定有一方出錯，學院導師認為重要的東西或不重要的東西，明顯跟業界不一樣，這種落差似乎已持續一段時間。解決的方法其實並不複雜。只要在課程中加多一點業界的角度，實際一點是加多些業界從業員作導師便可。可惜，香港的大學制度連王家衛和吳宇森都不可能是大學教授，因為他們沒有專業的博士學位（不知榮譽學位算不算數）。

電影業在香港一向不依賴學院的人才供應，但由於行業不發達，斷層的問題相當嚴重。政府和藝術發展局都關注電影業人才培訓的問題，對於有潛質的創作人，他們的出路確不少，藝發局或電影發展局都有相應的渠道讓他們發揮所長。但這樣的模式卻可歸納為「拔尖」的方式，即是說，有才華的年輕人都有機會參與政府的「培訓」。但一個行業的興旺卻往往不在於有才華的一小撮人，而在於大多數看似「沒才華」的從業員。

讓有才華的年輕人發揮所長是很美麗的口號；真相是看似沒有才華，從來沒有人認為他能成為成功的電影人，有一天會成為行業翹楚。吳宇森四十歲後成名，王家衛幾個月想不出故事被辭退，彭浩翔被譏只有他自己認為可當導演。這些事件或歷史都證明了先進入行業，是重中之重。其後還有《寒戰》兩位導演的例子，一位是資深副導演，一位是美指，十數年後卻是名導演。他們都經歷過行業的磨練，一切從入行開始，努力不懈，一往無前才似乎最重要，沒有人在第一天就鋒芒畢露。

不是反對「拔尖」，而是「拔尖」的成功率太低。而對即將湮沒的行業，吸引更多的從業員，比「拔尖」更有效而且更真實。

文：田力

《出埃及記》為聖誕檔打開序幕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影視行

踏入十二月，聖誕檔的大片開始攻勢，大導演列尼史葛（Ridley Scott）的《出埃及記：神王帝國》（Exodus: Gods and Kings）打開序幕。聖經故事近年成為荷里活爭相開拍的題材，因應現時電影特效卓越，好些「奇觀」式的場面能夠有新的演繹，不管電影和電視都陸續推出，作為舊約聖經中一段極具氣魄和戲劇性的橋段，摩西對抗埃及帝國，帶領以色列人橫渡紅海，到聖地以色列，完成創舉。

當年荷里活大導演西索密迪爾（Cecil B. DeMille）拍於一九五六年的《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其中摩西渡紅海的大場面，耗資人力物力之鉅，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場面。今天有電腦科技的協助，《出埃及記》把這一幕拍得更為壯觀，對觀眾更有吸引力。《出埃及記》之後，就要看盛傳即將開拍的《埃及妖后》（Cleopatra）能否成事。

《出埃及記》以外，還有三部西片和三部華語片，其中講述霍金（Stephen Hawking）生平傳奇的《霍金：愛的方程式》（The Theory of Everything）備受注目，飾演霍金的英國演員愛迪烈曼尼（Eddie Redmayne）獲得不少好評，可謂唯妙唯肖。影片於上月在美國上映，收九百八十四萬美元，成績不算理想。

暢銷小說改編電影

改編自Nicholas Sparks暢銷小說的《緣了愛未了》（The Best of Me），由美國著名導演米高荷夫曼（Michael Hoffman）執導，影片早於十月已在美國上映，收二千六百四十四萬美元，成績一般。而改編自著名諜戰小說家John le Carre作品的《頭號公敵》（A Most Wanted Man），其賣點是已故影帝菲臘西摩荷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生前拍的最後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一名車臣和俄羅斯混血的神秘男子，他逃到德國試圖取回其俄籍父親生前不當鉅款，引起德國和美國的國安人員的關注，一連串的諜戰開始。影片於七月已在美國上映，收一千七百二十三萬美元，不算大賣。

華語片方面，新加坡導演王明執導，吳君如、詹瑞文主演的《冥婚啟示》，是一部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合作的幽默喜劇，能否滿足三地的觀眾，就難以估計。邱禮濤導演，吳千語和徐正曦主演的青春片《青春鬥》，有傳是當年麥當雄監製的賣座片《俏皮學生妹》的全新版本，不管如何男女主角的青春魅力和劇情，才是最重要。曾執導《夏日情未了》和《但願人長久》的香港導演朱家宏，新作《販賣·愛》，一個頗為寫實的故事，而陳嘉桓的大膽演出成最大賣點。



▲列尼史葛執導的大製作《出埃及記：神王帝國》